

文学运动史料选

第三册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文学运动史料选

第三册

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学院

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

主 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福路12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00,000

1979年5月第1版 197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本

统一书号：7150·2102 定价：1.15元

目 录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二)

对“新月”派的斗争

- 《新月》的态度 新月社 (3)
文学与革命 梁实秋 (10)
什么是“健康”与“尊严”?
——“新月的态度”底批评 彭 康 (20)
冷静的头脑
——评驳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 冯乃超 (29)
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梁实秋 (46)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鲁 迅 (57)
阶级社会的艺术(节录) 冯乃超 (58)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鲁 迅 (60)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鲁 迅 (76)

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

-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 (78)
以民族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运动 傅彦长 (86)
屠夫文学 史铁儿(瞿秋白) (89)
“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 石萌(茅盾) (95)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晏敖(鲁迅) (105)

对于战争的祈祷

——读书心得……………何家干(鲁迅) (114)

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

阿狗文艺论(节录)……………胡秋原 (116)

勿侵略文艺 ………………H.C.Y.(胡秋原) (120)

“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

——洛扬君致编者…………… (123)

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苏 汶 (127)

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易嘉(瞿秋白) (137)

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

——读《关于〈文新〉与胡秋原

的文艺论辩》……………周起应 (153)

“第三种人”的出路

——论作家的不自由并答复易嘉先生…苏 汶 (161)

论“第三种人”……………鲁 迅 (178)

并非浪费的论争……………洛扬(冯雪峰) (182)

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丹仁(冯雪峰) (189)

文学的真实性……………周起应 (204)

又论“第三种人”……………鲁 迅 (220)

对“论语派”的批判

“论语一年”

——借此又谈萧伯纳……………鲁 迅 (224)

小品文的危机……………鲁 迅 (228)

论幽默(节录)……………林语堂 (231)

《人间世》发刊词……………林语堂 (232)

- 小品文的生机 崇巽(鲁迅) (233)
论小品文笔调 林语堂 (235)

两个口号的论争

-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
..... 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 (239)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毛泽东 (243)
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 (261)
关于“国防文学” 立 波 (265)
新文化需要统一战线
——代发刊词 本社同人 (268)
需要一个中心点 波(茅 盾) (273)
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 徐 行 (276)
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胡 风 (283)
关于国防文学
——略评徐行先生的国防文学反对论 周 扬 (286)
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 何家槐 (292)
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
(附简章及会员名录) (303)
“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徐懋庸 (307)
现阶段的文学 周 扬 (311)
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319)
创作活动底路标 耳耶(聂绀弩) (321)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鲁 迅 (332)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病中答访者问, O.V.笔录 鲁 迅 (336)

- 国防·污池·炼狱 郭沫若 (338)
- 关于《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 给本刊的信 茅 盾 (343)
- 《关于〈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 给本刊的信》附记 编 者 (346)
- 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 茅 盾 (348)
- 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 周 扬 (352)
- 论当前文学运动底诸问题 辛 人 (358)
-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鲁 迅 (379)
- 再说几句
- 关于目前文学运动的两个问题 茅 盾 (391)
- 蒐苗的检阅 郭沫若 (399)
- 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
- 吕克玉(冯雪峰) (409)
- 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 新认识社 (422)
- 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
- 与言论自由宣言 (430)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二)

对“新月”派的斗争

《新月》的态度

新月社

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The Genesis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Shelley

我们这月刊题名新月，不是因为曾经有过什么“新月社”，那早已散消，也不是因为有“新月书店”，那是单独一种营业，它和本刊的关系只是担任印刷与发行。新月月刊是独立的。

我们舍不得新月这名字，因为它虽则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

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结合，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

凭这点集合的力量，我们希望为这时代的思想增加一些体魄，为这时代的生命添厚一些光辉。

但不幸我们正逢着一个荒歉的年头，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这又是个混乱的年头，一切价值的标准，是颠倒了的。

要寻出荒歉的原因并且给它一个适当的补救，要收拾一个曾经大恐慌蹂躏过的市场，再进一步扫除一切恶魔的势力，

为要重见天日的清明，要浚治活力的来源，为要解放不可制止的创造的活动——这项巨大的事业当然不是少数人，尤其不是我们这少数人所敢妄想完全担当的。

但我们自分还是有我们可做的一部分的事。连着别的事情我们想贡献一个谦卑的态度。这态度，就正面说，有它特别侧重的地方，就反面说，也有它郑重矜持的地方。

先说我们这态度所不容的。我们不妨把思想(广义的，现代刊物的内容的一个简称。)比作一个市场，我们来看看现代我们这市场上看得见的是些什么？如同在别的市场上，这思想的市场上也是摆满了摊子，开满了店铺，挂满了招牌，扯满了旗号，贴满了广告，这一眼看去辨认得清的至少有十来种行业，各有各的色彩，各有各的引诱，我们把它们列举起来看：——

一感伤派	八纤巧派
二颓废派	九淫秽派
三唯美派	十热狂派
四功利派	十一稗贩派
五训世派	十二标语派
六攻击派	十三主义派
七偏激派	

商业上有自由，不错。思想上言论上更应得有充分的自由，不错。但得在相当的条件下。最主要的两个条件是(一)不妨害健康的原则，(二)不折辱尊严的原则。买卖毒药，买卖身体，是应得受干涉的，因为这类的买卖直接违反健康与尊严两个原则。同时这些非法的或不正当的营业还是一样在现代的大都会里公然的进行——鸦片，毒药，淫业，那一宗不是利市三倍的好买卖？但我们却不能因它们的存在就说它们不是不

正当而默许它们存在的特权。在这类的买卖上我们不能应用商业自由的原则。我们正应得觉到切肤的羞恶，眼见这些危害性的下流的买卖公然在我们所存在的社会里占有它们现有的地位。

同时在思想的市场上我们也看到种种非常的行业，例如上面列举的许多门类。我们不说这些全是一些“不正当”的行业，但我们不能不说这里面有很多是与我们所标举的两大原则——健康与尊严——不相容的。我们敢说这现象是新来的，因为连着别的东西思想自由这观念本身就是新来的。这也是个反动的现象，因此，我们敢说，或许是暂时的。先前我们在思想上是绝对没有自由，结果是奴性的沉默；现在，我们在思想上是有了绝对的自由，结果是无政府的凌乱。思想的花式加多本来不是件坏事，在一个活力磅礴的文化社会里往往看得得到，偎傍着刚直的本干，普盖的青荫，不少盘错的旁枝，以及恣蔓的藤萝。那本不关事，但现代的可忧正是为了一个颠倒的情形。盘错的，恣蔓的尽有，这里那里都是的，却不见了那刚直的与普盖的。这就比是一个商业社会上不见了正宗的企业，却只有种种不正当的营业盘据着整个的市场，那不成了笑话？

即如我们上面随笔写下的所谓现代思想或言论市场的十多种行业，除了“攻击”，“纤巧”，“淫秽”诸宗是人类不怎样上流的根性得到了自由（放纵）当然的发展，此外多少是由外国转运来的投机事业。我们不说这时代就没有认真做买卖的人，我们指摘的是这些买卖本身的可疑。碍着一个迷误的自由的观念，顾着一个容忍的美名，我们往往忘却思想是一个园地，它的美观是靠着我们随时的种植与铲除，又是一股水流，它的无限功用有时可以转变成不可收拾的奇灾。

我们不敢附和唯美与颓废，因为我们不甘愿牺牲人生的

阔大，为要雕镂一只金镶玉嵌的酒杯。美我们是尊重而且爱好的，但与其咀嚼罪恶的美艳，还不如省念德性的永恒，与其到海陀罗凹腔里去收集珊瑚色的妙药，还不如置身在扰攘的人间倾听人道那幽静的悲凉的清商。

（我们不敢赞许伤感与热狂，因为我们相信感情不经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乱泉。）它那无方向的激射至少是一种精力的耗废。我们未尝不知道放火是一桩新鲜的玩艺，但我们却不忍为一时的快意造成不可救济的惨象。“狂风暴雨”有时是要来的，但狂风暴雨是不可终朝的。我们愿意在更平静的时刻中提防天时的诡变，不愿意借口风雨的猖狂放弃清风白日的希冀。我们当然不反对解放情感，但在这头骏悍的野马的身背上我们不能不谨慎的安上理性的鞍索。

我们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为我们相信社会的纪纲是靠着积极的情感来维系的，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秤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与互杀的动机。）我们不愿意套上着色眼镜来武断宇宙的光景。我们希望看一个真，看一个正。

（我们不能归附功利，因为我们不信任价格可以混淆价值，物质可以替代精神，在这一切商业化恶浊化的急坡上我们要留住我们倾颓的脚步。我们不能依傍训世，因为我们不信现成的道德观念可以用作评价的准则，我们不能听任思想的矫健僵化成冬烘的壅肿。标准，纪律，规范，不能没有，但每一个时代都得独立去发见它的需要，维护它的健康与尊严，思想的懒惰是一切准则颠覆的主要的根由。

末了还有标语与主义。这是一条天上安琪儿们怕践足的蹊径。可怜这些时间与空间，那一间不叫标语与主义的芒刺给扎一个鲜艳！我们的眼是迷眩了的，我们的耳是震聋了的，我

们的头脑是闹翻了的，辨认已是难事，评判更是不易。我们不否认这些殷勤的叫卖与斑斓的招贴中尽有耐人寻味的去处，尽有诱惑的迷宫。因此我们更不能不审慎，我们更不能不磨厉我们的理智，那剖解一切纠纷的锋刃，澄清我们的感觉，那辨别真伪和虚实的本能，放胆到这嘈杂的市场上去做一番审查和整理的工作。我们当然不敢预约我们的成绩，同时我们不踌躇预告我们的愿望。

这混杂的现象是不能容许它继续存在的，如其我们文化的前途还留有一线的希望。这现象是不能继续存在的，如其我们这民族的活力还不曾消竭到完全无望的地步，因为我们认定了这时代是变态，是病态，不是常态。是病就有治。绝望不是治法，我们不能绝望。我们在绝望的边缘搜求着希望的根芽。

严重是这时代的变态。除了盘错的，恣蔓的寄生，那是遍地都看得见。几乎这思想的田园内更不见生命的消息。梦人们妄想着花草的鲜明与林木的葱茏。但他们有什么根据除了飘渺的记忆与想象？

但记忆与想象！这就是一个灿烂的将来的根芽！悲惨是那个民族，它回头望不见一个庄严的已往。那个民族不是我们。该得灭亡是那个民族，它的眼前没有一个异象的展开。那个民族也不应得是我们。

(我们对我们光明的过去负有创造一个伟大的将来的使命；对光明的未来又负有结束这黑暗的现在的责任。我们第一要提醒这个使命与责任。(我们前面说起过人生的尊严与健康。在我们不曾发见更简赅的信仰的象征，我们要充分的发挥这一双伟大的原则——尊严与健康。尊严，它的声音可以唤回在歧路上彷徨的人生。健康，它的力量可以消灭一切侵

蚀思想与生活的病菌。

我们要把人生看作一个整的。支离的，偏激的看法，不论怎样的巧妙，怎样的生动，不是我们的看法。我们要走大路。我们要走正路。我们要从根本上做工夫。我们只求平庸，不出奇。

我们相信一部纯正的思想是人生改造的第一个需要。纯正的思想是活泼的新鲜的血球，它的力量可以抵抗，可以克胜，可以消灭一切致病的霉菌。纯正的思想，是我们自身活力得到解放以后自然的产物，不是租借来的零星的工具，也不是稗贩来的琐碎的技术。我们先求解放我们的活力。

我们说解放因为我们不怀疑活力的来源。淤塞是有的，但还不是枯竭。这些浮荇，这些绿腻，这些潦泥，这些腐生的蝇蚋——可怜的清泉，它即使有奔放的雄心，也不易透出这些寄生的重围。但它是在着，没有死。你只须拨开一些污潦就可以发见它还是在那里汩汩的溢出，在可爱的泉眼里，一颗颗珍珠似的急溜着。这正是我们工作的机会。爬梳这壅塞，粪除这秽浊，浚理这淤积，消灭这腐化，开深这潴水的池潭，解放这江湖的来源。信心，忍耐。谁说这“一举手一投足”的勤劳不是一件伟大事业的开端，谁说这涓涓的细流不是一个壮丽的大河流域的先声？

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这是我们的志愿。成见不是我们的，我们先不问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功利也不是我们的，我们不计较稻穗的饱满是在那一天。无常是造物的喜怒，茫昧是生物的前途，临到“闭幕”的那俄顷，更不分凡夫与英雄，痴愚与圣贤，谁都得撒手，谁都得走；但在那最后的黑暗还不曾覆盖一切以前，我们还不一样的得认真来扮演我们的名分？生命从

它的核心里供给我们信仰，供给我们忍耐与勇敢。为此我们方能在黑暗中不害怕，在失败中不颓丧，在痛苦中不绝望。生命是一切理想的根源，它那无限而有规律的创造性给我们在心灵的活动上一个强大的灵感。它不仅暗示我们，逼追我们，永远望创造的，生命的方向走，它并且启示给我们的想象，物体的死只是生的一个节目，不是结束，它的威吓只是一个谎言，我们最高的努力的目标是与生命本体同绵延的，是超越死线的，是与天外的群星相感召的。为此，虽则生命的势力有时不免比较的消歇，到了相当的时候，人们不能不醒起。我们不能不醒起，不能不奋斗，尤其在人生的尊严与健康横受凌辱与侵袭的时日！来罢，那天边白隐隐的一线，还不是这时代的“创造的理想主义”的高潮的前驱？来罢，我们想象中曙光似的闪动，还不是生命的又一个阳光充满的清朝的预告？

（载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新月》第一卷第一号）

文学与革命

梁实秋

文学是什么，我们已经常常听说过；革命是什么，我们不但是听说过，并且似曾目睹了。文学与革命，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平常不大经意的一个问题，而又是我们不能不加以考虑的，尤其是在如今“革命的文学”的呼声高唱入云的时候。

我先问：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的天才的创造。科学，艺术，文学，宗教，哲学，文字，以及政治思想，社会制度，都是少数的聪明才智过人的人所产生出来的。当然天才不是含有丝毫神圣的意味，天才也是基于人性的。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不过是因为他的天赋特别的厚些，眼光特别的远些，理智特别的强些，感觉特别的敏些，一般民众所不能感觉，所不能思解，所不能透视，所不能领悟的，天才偏偏的能。所以极自然的，极合理的，在一个团体的生活里，无论是政治的组织或是社会的结合，总该是比较的优秀的分子站在领袖者或统治者的地位，事实上也常常是如此。比较的优秀分子，占据公众生活的中心，如其完全是赖于他的聪明才智以达到这种地位，这便是一个常态的自然的路程。无论那一个国家，那一个团体，有这样的优秀分子领袖着统治着，那就是幸福。少数的优秀的天才之

任务，即在于根据他的卓越的才智为团体谋最大之幸福，凡有创造，必是有裨益于一般的民众，或是使民众的物质的供养日趋于富足，或是使民众的精神的培植日趋于丰美。真的天才永远不是社会的寄生虫，而是一般民众所不能少的引导者。所以在常态的状况之下，民众对于艺术的天才是赞美，对于科学的天才是钦佩，对于政治的天才是拥护。

但是人性不是尽善的，处于政治团体或社会组织之领袖地位的人，常常不尽是有领袖资格的人，更不尽是能有创造的天才，往往只是平庸甚至恶劣的分子，因缘着机会的方便或世袭的余荫，遂强据了统治者与领袖者的地位。这样的假的领袖，对于民众消极的没有贡献，积极的或许就有压迫。真的天才隐在民众里面，到忍无可忍的时机，就要领导着群众或指示给群众做反抗的运动。这个反抗运动，便是革命。革命运动的真谛，是在用破坏的手段打倒假的领袖，用积极的精神拥戴真的领袖。于此我们对于革命有应注意的几点：

- 一 革命的运动是在变态的政治生活之下产生出来的；
- 二 革命的目标是要恢复常态的生活；
- 三 革命的精神是反抗的精神，所反抗的是虚伪；
- 四 革命的经过是暂时的变动，不是久远的状态；
- 五 革命的爆发，在群众方面是纯粹的感情的；
- 六 革命的组织，应该是有纪律的，应该是尊重天才的。

革命的意义既如上述，请进而讨论革命与文学的关系。

在革命的时期当中，文学是很容易的沾染一种特别的色彩。然而我们并不能说，在革命的时期当中，一切的作家必须创作“革命的文学”。何以呢？诗人，一切文人，是站在时代前面的人。民间的痛苦，社会的腐败，政治的黑暗，道德的虚伪，